

# “世界遗产”不是金字招牌

■玉渊杂谭

杨霄

这几天,如果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顺利通过的话,我们将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现在一听到类似“世界第一”的表达,总被一种好大喜功的调侃搞得很难堪。时过境迁,文化大国毋须自证,但遗产保护能力有待商榷。鼓浪屿作为世界遗产或许实至,但对于其中申遗,我忍不住要流露出一丝冷笑。听

去过的朋友说,节假日岛上挤得无从下脚,别提什么寻访巴金的南国梦、林语堂的西洋灯塔了,只剩下此地不宜久留的念头。现状已然,如果再刷上“世界遗产”的金漆招牌,就不得不让人对保护工作犯嘀咕了。

世界遗产老资格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前车可鉴。原住民被买卖人挤走,老宅子和混凝土杂交的仿古街上,白天喇叭吆喝着义乌来的同质化商品,晚上霓虹灯伴低音炮向空气中喷洒酒香。无奈的是,诟病多年,古城和历史街区等过度商业化也成了一个人喊打的话题,但任你“喷”得

热火朝天,景区却依然我行我素,过度商业化的行为只增不减。

当然,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性难题,表现不佳并不是我们独有。例如,大量游客的涌入使威尼斯陷入人为为患的危机,原住民陆续被迫出走,从1951年的17.5万下降到现在的5.5万,伴生的还有环境、生态问题。但当地居民为保卫家园,一场接一场的游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下,意大利几周前又下令新禁令应对,否则威尼斯将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黑名单,最终可能被除名。

威尼斯我也去过,比起平遥和丽江来,感觉还要稍好。但奇怪,怎么没听说平遥和丽江被警告一下。倒是我颇为中意的澳门历史城区,近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遗产保护不力——澳门民间组织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本土的“世道危机”。

“世界遗产”的帽子,原本应该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约束着在册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在咱们这儿,唐僧不会念紧箍咒,甚至也不想念。看到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只能摊手,无语可说。

# 斑鸠占了喜鹊的巢?

■字里行间

张思瑶



“鸠占鹊巢”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听过,可这“鸠”和“鹊”具体是什么鸟,恐怕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望文生义,“鹊”指喜鹊,那么“鸠”呢?斑鸠吧……毕竟常听见的鸟中带“鸠”字的,只有斑鸠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占了喜鹊巢的,并非勤勤恳恳筑巢的斑鸠,而是红隼。带着好奇心去查百科,发现百科指出,“鸠占鹊巢”的故事里,“鸠”是红脚隼。等等,红隼和红脚隼是一种吗?还真不是!红隼别称茶隼、红隼、黄隼、雀隼等,而红脚隼别名青隼、青燕子、黑花鹀、红腿鹀等。

原来,古人没有对鸟类进行科学系统地分类,他们所说的“鸠”,只是泛指一类外形相似的猛禽(例如来鸠指鹰,祝鸠指红脚隼),和斑鸠并无直接关系。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深究一下,都大有说道的地方,可见生活中的“想当然”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相信书籍、报纸、电视上说的,却从来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科学,构成我们世界的,99%都是假设。

什么是科学?(假设的世界:一切不能想当然)的作者竹内薰引用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的话:科学必须可被证伪。如果要总结这本书传递给读者最宝贵的信息,那么无疑是这一条。我们有一句古话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理念类似,那便是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放在今天的环境下,“书”的定义可被大大扩展。

现实生活中的成功经验和它是否“科学”,

根本就是两个维度的事情。跟随着作者的脚步,看他一步步向你展示构成这个世界的假设,感到自己内在的习惯思维一点点被打破。作者不遗余力地提醒读者,“科学本就是一堆假设”、“不能盲目相信科学”。的确,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让我们常有一种幻觉,相信科学能解释一切、解决一切。笃信科学的人,却往往忽视了科学只是提出理论,提出假设,并在这些假设的背景下尝试解释和解决一些问题。他们忘记了科学的意义,本身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

既然是提出假设,那么必然有被证明“正确”的假设和被证明“错误”的假设。被证明“正确”和“错误”的话,那么就亘古不变,成为真理了吗?并非如此。作者提出了“白色假设”、“黑色假设”和“灰色假设”的概念。所谓“白色假设”,就是在一定时期内,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假设。“黑色假设”与“白色假设”相对,而“灰色假设”复杂些,指那些难辨真假的假设。它们彼此之间可能一夜之间就出现大逆转,也有的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有所变化。如作者举了额叶切除手术的例子: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以“额叶切除术”的发明获奖。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手术能有效治疗精神病。切除大脑额叶在当时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白色假设”。在许多年里,人们欢呼于手术效果,直到后来医学技术继续发展才发现这项手术的可怕之处,额叶是大脑中最高级的部分,可谓是大脑的“司令部”。逐渐地,“额叶切除术”在医学领域变得臭名昭著,也由“白色假设”堕入了“黑色假设”。

在这本书里,作者竹内薰不仅引导读者看清生活中以及头脑中那些层层叠叠、我们不曾注意到的假设,更深入浅出探讨了我们对理论的假设性视而不见的原因,以及科学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回顾我们以前的科学教育,很少有对科学史的阐述。教科书和老师总是告诉学生一个定理是什么,却不会花费许多时间去讲如今这半页纸的理论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思考和被推导的,这正是“知其然”,却不知因何而“得自然”,也就更不会产生想要质疑、问难的欲求。

诚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正如作者在书中说:“如果你连假设都没有,就不会产生‘我要做实验’‘要观察实验结果’的想法”。要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认知是先决条件,如果大家在读完这本书后,开始试着对主导我们生活的习惯性思想、常识进行怀疑的话,那么我想作者的目的就达成一大半了。

# 摄手作

# 一人一世界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我打破了她。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 会休闲才会工作

■科林碎玉

武夷山

6月底,一则浙江某医院年轻医师熬夜猝死的消息,令人再次想起一个老话题: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如何平衡?去年底出版的美籍斯坦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系教授朱正(台译)的著作《休息:为什么你减少工作量反而收获更大》(笔者译),除了论述休闲的重要性外,还举了工作时间不长但硕果累累的很多名人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走出“过劳时代”的启示。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法国数学家彭加勒、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都是工作激情高涨、成功愿望强烈、专注程度罕见的人,但他们每天只花几个小时用于工作。其余时间,他们喜欢爬山、小憩,和朋友一起散步,或是坐在那里思考。换句话说,他们的创造力和生产率并非无休止苦劳的结果。

要解开他们创造力的秘密,关键不是了解他们是如何辛勤劳作的,而是了解他们是如何休息的,以及工作与休息的关系是怎样的。

先看两位人物,他俩是住在伦敦西南唐恩村的隔壁邻居,也是好朋友。一位是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另一位是准男爵约翰·卢伯克。这两人工作性质不一样,个性不一样,但都热爱科学。

达尔文早晨先散步,再吃早饭,8点前进书房,然后工作一个半小时。9:30,他开始阅读当天上午收到的邮件,写回信。10:30,恢复工作,有时回书房,有时去鸟舍、温室或是他做实验的几个地方。近年午的时候,他往往宣称:“我把一整天的话都干完了。”然后就出发远足,约一小时后才回来。然后吃午饭,接着写回信。3点,他回来眯一觉。一小时后起身,再去散步,直到5:30才返回书房,与家人一道用晚餐。就是按照这样每天3×1.5小时的日程安排,他写了19本书,包括《人类由来》和《物种起源》。你瞧,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很有限。若他是如今的大学教授,恐怕要被剥夺得身兼数职了;若他在公司工作,怕是干不了一个星期就要被开掉。

他并非不爱惜时间的人。乘“贝格

尔号”航行考察途中,他给姐姐苏珊·伊丽莎白写信说:“敢糟蹋一个小时时间的人,尚未发现生命之价值”。他在纠结是否要结婚的时候,焦虑点也是时间:“时间的损失——晚上读不了书了”。

约翰·卢伯克名气没有达尔文那么大,但他1913年去世时,被认为是英国业余科学爱好者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当时最高产、最成功的作者之一,最热情的社会改造者之一,英国近期议会史上最成功的法律制定者之一,他的科学兴趣包括古生物学、动物心理学、昆虫学(蚂蚁农场是他发明的)和考古学。他写过29本书!达尔文1881年对他讲,“你怎么能找到时间”从事这么多活动——科学、写作、政治、商务,“对我简直是个谜”。

人们可能猜测他是工作狂,其实,他作为政治家的名声,主要在于他大力倡导休息。“4天法定节假日,银行也关门歇业”的做法就源自于他。他早就提议立法将18岁以下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限制在74小时,可是这项法案直到30年后的1903年才得以通过。

他倡导休息,自己是身体力行的。议会开会期间,身为议员的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时间,因为辩论可能延续到半夜。议会休会期间,他6:30起床,祈祷后,骑马兜一圈,然后用早餐。8:30开始工作。他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几个半小时区段,这是向他父亲学来的做法。经过长年的练习,他能做到迅速转换注意力,刚才是在户外采果几个小时,因为他喜欢打球等多种运动。

注意休闲而不是每天长时间工作的名人还有很多。法国数学家彭加勒每天专注思考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5点到晚上7点。英国数学家哈代每天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时间也只有4小时左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纳吉布·马哈福兹、艾丽丝·门罗、海明威和索尔·贝娄等等,都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但取得累累硕果。

请注意,上述杰出人物并非“尽管花时间去休闲但仍成功了”,而是“正是由于注意休闲才成功了”。

# 苦夏漫漫话小暑

■诗话节气

朱闻宇



元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小暑,六月节……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小暑开始气温上升,但与大暑相比仍不 hottest。

万物在小暑这一天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而呈现“物候”。《逸周书》载小暑有三候:“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鹰乃学习。”小暑这天,天地间翻滚着的热浪便是第一候。五天后,蟋蟀羽翼稍

成,不能出而飞,居于墙壁之穴,为第二候。再过五天,鹰开始学习搏击,古人认为阴气自小暑开始产生,唐人武元衡《夏日对雨寄朱放拾遗》云:“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讲的就是小暑伏藏了肃杀的秋气,秋属金,故言“金将伏”,此时感阴气而萌杀心,开始学习捕猎搏击,此为三候。敦煌文献中存有弥足珍贵的唐代大型组诗《咏廿四气诗》,作者“元相公,卢相公”代笔甄别,或说元、卢皆为托名,或说元相公为大诗人元稹,组诗中《咏小暑六月节》便把小暑三候圆融地涵纳进了诗句中:“候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黛,阶庭长绿苔。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热,可能是小暑给人的第一印象了,农谚有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宋代陆游在《苦热》中吟道:“万瓦鳞鳞若火龙,车不转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沉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即是表现了这种坐在蒸锅中溷溷出汗的状态。正因为小暑气温高、日照时间长,古人选择此时“晒伏”,唐代有“六月六晒衣绿”的习俗,寺院这天晒经卷谓之“翻经节”,老百姓这天晒衣服谓之“晒衣节”。

清代诗人朱彝尊在小暑的语境就要比陆游好一些:“雨气西山未开,更闻小暑

一声雷。不烦走马冲泥苦,便可乘舟入市回。”小暑这天一声惊雷,山雨大至,人们便可乘舟出入城中,而不再需要骑马弄弄一身泥土。小暑的雨不仅便利了行舟,更对伏旱的农业有着积极的作用,农谚有“伏天里的雨,锅里的米”之说。宋人刘克庄《久雨六言之四》说:“平陆莽为巨浸,晴空变作漏天。明朝是小暑节,重露必大有年。”南方民间谚有“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诗人期盼着明天小暑也能继续下雨,这样倒黄梅的雨就能确保丰年了。农历六月是一年的年中,农人经历了夏收、夏种,把收获的新米祀神、祭祖,祈盼秋天的好收成,之后饮酒“食新”,犒劳上半年的辛苦,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结束后,田间的农活也不能松懈,清代袁景澜《田家夏日》便描绘了农人在溽暑中辛勤劳作的情景:“满树凉露树烟青,早作田家望晓星。驱晨晨炊出户,牵牛前向踏车声。当年耘苗汗雨蒸,夏睡无处凉冰。田中粒米皆辛苦,寄语官仓莫浪徵。”

面对小暑的酷热,古人各有避暑的方法。唐代诗人孟浩然傍晚开窗散发纳凉,有诗《夏日南亭怀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在夏

夜清雅的荷风、竹露、古琴中,辗转出一缕怀想友人之情。宋人秦观则在柳荫里支起胡床纳凉:“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夏日焦躁的心情在莲花幽香中逐渐安定了下来。宋人晁补之躲到气候凉爽的玉溪与友人烹茶、分茶,写下“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和客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二首》其二)的诗句。金代的庞铸则谓小暑虽热,却也逼退了很多凡尘琐事,写下《喜夏》一诗:“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被荐枕,黄妳亦升堂。诗人于卧榻之上读读书,听听鸟鸣,吹吹荷风,偷得清闲一日。”

小暑节气之末,是传统“三伏”之始,唐人李颀在《夏日蓝屋闲居寄姚少府》和《避暑》两首诗的颈联都写道:“蝉从初伏噪,客向晚凉吟”,说的就是小暑即将结束,初伏即将开始的时候,蝉声逐渐喧嚣起来,届时一年中真正最热天才算到来,在此之前,不如晒衣、品茶、纳凉,享受蝉蛩飞舞的夏夜吧!

# 净

我们最不敢肯定的,恰恰是最需要肯定的!不敢,是因为“不净”!

在竞技体育中,技术差不多的话,拼的就是心理素质。支撑心理素质靠什么?因素很多,因人而异。行内人说,最关键的是靠上场时“心里干净”。听到这里,让我心中怦然一动,好一个“心里干净”!

心里干净,就是对生活的超越。那么,军人打仗呢?工人打工呢?学生求学呢?经商赚钱呢?从政理事呢?修身齐家呢?干干净净地做事,首先要干干净净地做人。求法乎上,追求于干净;养家糊口,索取于干净;读书学习,心灵于干净;江湖漂泊,形迹于干净。一个“净”字,需要修炼到何等境界……

身为军人,为国而战,以服从为天职,以捐躯为荣耀。摆开战场,排兵布阵,铁马冰河,明枪真刀。不搞鬼蜮伎俩,不使暗算偷袭,这仗打得才干净。无论输赢,笑对生死。胜家也会对败军致敬,胜者也可对死者喝枪!

打工养家,经商买卖,靠劳动挣生活,以诚信而立身。汗流浃背,成而不脏,义利相伴,铜板无臭。不做以次充好,杜绝假冒伪劣,这仗才挣得干净。贫富两可,尊卑不屈。富而好德且乐善好施,贫而乐于助人改善其身。

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1976年之后,又是三十多年,走出一个封闭世界,引进一个多元世界。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干净,是个极自我的习惯。吃记者这碗饭,就得职业性地关注社会上所有“饭碗”。阅遍无数之后,从钟鸣鼎食闻至戛戛割饭。见过“富人一顿饭穷人半年粮”,吃这种饭的人,奢侈之间很难让他心里干净。也见过坐在路边捡垃圾箱盒饭米粒的妇女,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我给了她一点钱,指了指几步之外卖盒饭的小店,此刻哽咽无言。但我也知,这位抱孩子的妇女对社会也难心安!

朝朝工作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也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过去了,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人们生活衣食无忧之中,常常感觉似乎缺少些什么。

每个富翁汗毛孔里滴出的都是干净汗水吗?每个商场里售卖的商品都货真价实吗?每份合同书上的约定都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吗?每个科技创新成果都是那么安全地得到尊重吗?每条生产线的操作都是那么严格地执行工艺标准吗?每份盒饭都符合食品安全的严格规定吗?每个朋友和同事交往都是真诚善良和友好互助的吗……

借助老北大校长梅贻琦的格言:“大概也许可能是,然而我想看不见得”。今天,我们最不敢肯定的,恰恰是最需要肯定的!不敢,是因为“不净”!

财富积累的不净,商品质量的不净,合同履约的不净,创新保护的不净,生产操作的不净,食品安全的不净,人际关系的不净……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百年不过一瞬。我们不过是磕磕碰碰地跋涉了几十年而已,既然有人可以干干净净地竞技场,打出所向无敌的作风,那么肯定也会有人干干净净地做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说了近千年的话至今还被奉为经典,就证明言之有理!

外立泱泱大国天下之威,内施精准扶贫拳拳之情,“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是立国之净;举目天外无垠宇宙,倾听远古引力之波,“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取一字荒”这是科学之净;信息技术卫星产业,高速高铁物物联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创新之净;官场职场风清气正,关爱互助悲悯情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人文之净。

当“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成为每个人的自省,极自我的事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公德。